



烟熏、火燎、茶水泡……

# 古籍作假那些事

在古籍收藏中,有哪些作伪方式需要提防?在版本鉴定中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给大家讲讲古籍作伪的那些事。



## 古籍造假不容易

古籍文献由于其特殊的传统雕版印刷方式和纸张载体形式,造假是相对比较难也比较少的,鉴别起来相对也容易些,即使买到“翻刻、后印本”,其价值仍然比买到一张仿品假画或假古瓷要高得多,因为比起初刻、初印本,它们只是早晚的差别,还不是真假的差别。所以业界有“古籍不怕买假”之说,有模仿得好的,有一定价值。

杜泽逊说,之所以说古籍中造假现象比较少,是因为古籍作伪并不容易。近年有一些复制做旧的书籍,如《麻衣相法》,往往做得不像。做旧的古籍往往用化学墨,采取的是影印或复印的办法,化学墨色调过黑,而且墨色比木版刷印的均匀。传统的雕版印刷用的是水墨,墨色偏淡,而且印书用墨不如书法用墨好;再一个就是真古籍是人工刷印的,版上着墨不均匀,所以刷印出来的书墨色也不均匀。从纸张上来说,现代跟古代的造纸技术也不一样,染过颜色的纸就更容易辨认了。古书因年久发黄,一般是边缘部分颜色深,内里颜色浅,并不是均匀的发黄发暗。做旧的染色纸,是里外都发黄发暗,所以相对容易鉴定。古籍作伪与书画作伪不一样,书画的鉴别难度更复杂一些。而且,现代造假手段也很难模仿高价古籍,现在的“茶叶水”、稻草水渍古籍极易鉴别。当代作伪困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原因:用传统的雕版技术和材料印刷,可以做得像,但成本太高,雕版印刷的技术人员极少,而目前大部分古籍价格不是很高,造假获利空间不大,所以造假比艺术品市场的其他

品类少。

## 作伪手段有哪些

“古籍造假少,并不意味着收藏中没有‘陷阱’,从古至今,常见的古籍作伪的办法就有十多种,对于普通藏家来说,学习鉴别真伪仍是非常必要的功课。”杜泽逊说。他介绍了几种主要的作伪手段:

### ★增删刻书牌记

古书中的牌记是考证一书的出版人、出版地和出版年代的重要依据,简单说就是“出版说明”。书商为了牟利,就把刻书牌记进行增删,迷惑买家。这种作伪手段从明代书商开始就一直存在。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一部元代刊刻的《尚书辑录纂注》,原书有长方形牌记“至正甲午翠岩精舍新刊”两行。被人剜去“至正”两字,改为“庆元”两字。至正是元朝的年号,庆元是宋朝的年号。剜改牌记的目的是用元朝的刻本冒充宋朝的刻本。可以看出,牌记虽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但不能轻信,应该多方考证,审慎鉴定。

### ★撤去序跋

现存古籍,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例,刊刻年月清清楚楚的,大都是根据刻书序跋判断的。撤去年代较晚的序跋,保留年代较早的序跋,以较晚的版本冒充较早的版本,从而误导收书人,从中获利。在古书版本造伪中亦属司空见惯的现象。由于明前期刻本保留了宋元时期福建刻本的某些风格,所以撤去明代前期的刻书序跋,冒充宋元版,较为常见。还有明代嘉靖时期刻书风格仿宋代浙江地区刻本,有的嘉靖本版式纸张和字体都与宋版相似,因此撤去明嘉靖时期的序跋、识语,冒充宋版的情况也较为常见。康熙时期徐乾学刻《通志堂经解》,也有去掉版本下方“通志堂”及刻工名,纸色做旧,冒充宋版的。我见过一部《书疑》就是这样的。

### ★印章作假

名家收藏过的书籍字画往往都盖有印章,因此仿冒印章是古书字画

作伪的常见手段。清朝皇宫藏书有“天禄琳琅”、“乾隆御览之宝”等印章,著名藏书家毛晋汲古阁藏书有“毛氏子晋”、“汲古主人”等印章,都有许多假冒的。这些早已有之。现在运用了电脑扫描技术,印章往往做得比较像。但并不是不可以辨别的。章可以做得像,但印色就不容易做得像。因为造假者一般要做多方印章,而且往往是一次性做的,印色比较统一。而实际情况是,书籍经过多位收藏者之手,印章是逐步加盖的,印色往往有明显的差别,即使一个人的印章,也往往不是同时加盖的,印色也有差别。杜泽逊说,他见过一本丁福保收藏的宋人诗集,手抄本,上面盖有明代王世贞、清代季振宜等多位著名收藏家的印章,但是印色几乎是一模一样,显然是一次性加盖的。只有丁福保的印颜色不同,倒是真的。那么上当的就是丁福保了。其抄写的年代不可能是明朝,纸张墨色都不像,估计是民国初年书商抄写的。

### ★染纸造蛙以充古

明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曾对染纸和伪造蠹鱼虫蛀痕以作伪有精细的描写和精彩的议论: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蚕纸,或用糊扇方帘纸,或用孩儿白鹿纸,筒卷用榧细敲过,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将新刻版中残缺一二处,或湿霉二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妆茅损,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熏黄,俨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红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或札影围,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瞽人,莫可窥测,多混名家,收藏者当具真眼辨证。

以上说明,染纸以充旧刻,这种作伪手法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人采用。同时明代还有书坊染仿旧纸,然后印行古书的。而近代书贾则是利用清时的影宋刻本进行染



色,以充旧刻。

杜泽逊说,此外,还有版本杂拼;割改目录、卷数;伪改书名、著者以充罕见之书;以丛书零种充单刻书;伪作名人批校题跋等……凡此种种,作伪手段有十余种之多。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因此,在收藏古籍时,一定要先学习相关的知识,比如说要了解某个年代出版过什么代表书籍,这个年代的纸质、字形、墨色都有何特点;原刻本、影刻本、覆刻本等不同形式的古籍应该是什么样子。

## 不能拘泥于口诀

在古籍收藏中,还有一个说法,同一时期的古籍“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但杜泽逊认为,这个口诀不准确,在具体鉴藏过程中不能过于拘泥。

谈到原刻本与翻刻本,杜泽逊说,一般来说,翻刻本比原刻本弱一些,但也有些翻刻本比原刻本还漂亮,鉴别时需要把两个刻本进行比较。但也有些不知道谁是原刻本,谁是翻刻本。比如《东都事略》,在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宋蜀刻本《东都事略》,在日本的宫内厅和静嘉堂也分别藏着一本。台北的这本跟日本的两本牌记相同,但是比图像稍有差别,不是一版。因为过去谁也没同时见过三个本子,所以没有意识到它们是不同的版印刷的本子。其中有的早是翻刻的,也可能是翻刻的,谁早谁晚不好下结论,当然都是宋版。清代活字本,有些印刷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价值并不高。如清后期琉璃厂印制的一些活字本,不能按照国家古籍标准列入第三类。另外,中国传统的家谱一般也是活字印刷,如果一个家族中没有大的文化人或者有影响的人物,这样的家谱价值也不大。 本报记者 张向阳

# 翰墨有缘 丹青留香

钱建生

我与高海安先生交往多年,从相熟到相知遂成好友。2005年海安引荐我认识了他的岳母刘瑰龄老人。刘瑰龄老人和鲁特先生是一对早年投身革命的老前辈,经历了战火纷飞的年代,一路走过来。刘瑰龄老人与我娓娓道来,谈及她与老伴鲁特先生携手几十年走过的风风雨雨,言谈中寄托了老人对鲁特先生无限的眷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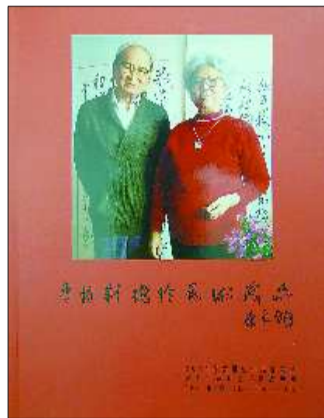
鲁特先生长期致力于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他对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建树,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方面,刘瑰龄老人并不甘落后。她在工作之余,创作诗歌,写书绘画,受到了于希宁、朱复戡等书画大师的赞誉。

这本拍品册集中了鲁特先生和刘瑰龄老人与全国各地书画同道、艺术家和文人雅士交往中留下

的墨宝。这些名家有李可染、齐白石、王雪涛、华君武、俞致贞、刘继卣、溥杰、宣布、赖少其、谢稚柳、孙宗慰、娄师白、陈大羽、宋文治、费新我、袁晓岑、陆抑非、黄独峰、方增先、程十发、朱复戡、应野平、黄纯尧、孙其峰、诸乐三、尹瘦石、萧龙士、杨之光、黄永玉、黄胄、韩天衡等,值得一提的是拍品中几乎涵盖了山东省和山东籍现已名震海内外的书画大家的作品。如:于希宁、黑伯龙、李苦禅、关友声、许麟庐、陈维信、蒋维崧、刘宝纯、张登堂、刘鲁生、张朋、卢坤峰、崔子范、柳子谷、俞剑华、魏启后、张彦青、弭菊田、姜守迁、朱学达、孙墨龙、施邦华、于太昌、解维础、马龙清、吴泽浩、宋书安、宋新涛等;更为难得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五位山东省老领导舒同、李予昂、高启云、陈

雷、王众音的书法作品位列其中。他们的书法书体高雅,张弛有度,酣劲厚实,风骨铮铮,百看不厌。此外,罗竹风、贺敬之、峻青、柳倩、臧克家、王学仲、梅兰芳、茵子、朱丹、蓝天野等文化名人的作品同样殊为难得。

高海安先生的父亲是高启云老人,原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88年逝世。为此,鲁特先生和刘瑰龄老人痛惜之余,亲书挽诗道:“正洒余热两文明,明静忽闻雷霆声。声振政文稀有几,几回颤颤哭亲翁。”高启云先生与鲁特先生夫妇既是战友,更是儿女亲家和文化艺术上的知音同道。两家交谊深厚,时常交流互赠作品和藏品。不啻为一段文坛佳话。这本拍品册中集中展示了三十多件有高启云先生上款和高启云先生亲自题签赠



送鲁特先生夫妇的作品,这无疑又是一耀眼的亮点。

概而言之,这本拍品册中汇聚了251件书画精品,细细品读每件作品,都令人叹为观止。翰墨有缘,丹青留香。在此我要感谢鲁特先生和刘瑰龄老人为我们保留下了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妙的好作品,相信喜好者定会每件作品读之、赏之、藏之、宝之。